



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麦琪的礼物

MAIQI DE LIWU



[美]欧·亨利 著

张国奎 编译



名师导读 注音释义 批注点评 考题链接



欧·亨利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与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被读者公认为二十世纪初**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之一**。

让孩子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

——苏霍姆林斯基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麦琪的礼物



[美]欧·亨利 著
张国奎 编译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琪的礼物 / (美) 欧·亨利著; 张国奎编译. —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1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 余良丽主编)
ISBN 978-7-5639-4577-1

I. ①麦… II. ①欧… ②张… III. ①短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0619号

麦琪的礼物

主 编: 余良丽

著 者: [美] 欧·亨利

编 译: 张国奎

责任编辑: 闫 妍

封面设计: 纪文婷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邮编: 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 郝 勇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39-4577-1

定 价: 1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目 录

◎爱的牺牲	001
◎包打听	010
◎麦琪的礼物	017
◎菜单上的春天	025
◎警察与赞美诗	034
◎财神和爱神	043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052
◎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	060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065
◎命运之路	075
◎丑小鸭麦吉	102
◎黄狗自传	112
◎鞋	120
附录	131

爱的牺牲

名师导读

《爱的牺牲》告诉你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本文讲述了一对追逐艺术的青年艺术家夫妇，离乡背井到纽约去深造，却因家境贫困难以施展抱负。于是妻子为了生计不得不牺牲自己，中断学琴去教音乐的故事。

当 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

那是我们的前提。这篇故事将从它那里得出一个结论，同时证明那个前提的不正确。从逻辑学的观点来说，这固然是一件新鲜事，可是从文学的观点来说，却是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古老的艺术。

乔·拉雷毕来自中西部榭树参天的平原，他是个浑身散发着绘画艺术气息的天才。他还只有六岁的时候就画了一幅镇上抽水机的风景，抽水机旁边画了一个匆匆走过去的、有声望的居民。这件作品被配上架子，挂在药房的橱窗里，挨着一只留有几排参差不齐的玉米的穗轴。二十岁的时候，他背井离乡到了纽约，束

着一条飘垂的领带，带着一个更为飘垂的荷包（这段话的描写，体现出乔·拉雷毕浑身所散发出的艺术气息，并且可以看出他的艺术天分是与生俱来的）。

德丽雅·加鲁塞斯生长在南方一个松林小村里，她把六音阶之类的玩意儿搞得那样出色，以至她的亲戚们给她凑了一笔数目很小的款子，让她到北方去“深造”。

乔和德丽雅在一个画室里见了面，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在那儿聚会，讨论明暗对照法、瓦格纳、音乐、伦勃朗的作品、绘画、瓦尔特杜弗、糊墙纸、肖邦、奥朗。

乔和德丽雅互相——或者彼此，随你高兴怎么说——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

拉雷毕夫妇租了一层公寓，开始组建家庭。那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A高半音。可是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又有了对方。我对有钱的年轻人的劝告是——为了争取和你的艺术以及你的德丽雅住在公寓里的权利，赶快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卖掉，施舍给穷苦的看门人吧。

公寓生活是唯一真正的快乐，住公寓的人一定都赞成我的论断。家庭只要幸福，房间小又何妨——让梳妆台坍下来作为弹子桌；让火炉架改作练习划船的机器；让写字桌充当临时的卧榻；让洗脸架充当竖式钢琴，如果可能的话，让四堵墙壁挤拢来，你和你的德丽雅仍旧在里面。可是假若家庭不幸福，随它怎么宽敞——你从金门进去，把帽子挂在哈得拉斯，把披肩挂在合恩角，然后穿过拉布拉多出去，到头还是枉然（这段话点明“家庭只要幸福，房间小又何妨”的主题）。

乔在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各位都知道他的声望。他收费高昂，课程轻松——他的高昂轻松给他带来了声望。德丽雅

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各位也知道他是一个出名的专跟钢琴键盘找麻烦的家伙。

只要他们的钱没用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谁都是这样——算了吧，我不愿意说愤世嫉俗的话。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楚明确。乔很快就能有画作问世，那些鬓须稀朗而钱袋厚实的老先生，就要争先恐后地挤到他的画室里来抢购他的作品。德丽雅要把音乐搞好，然后对它满不在乎，如果她看到音乐厅里的位置和包厢不满座的话，她可以推托喉痛，拒绝登台，在专用的餐室里吃龙虾。

但是依我看，最美满的还是那小公寓里的家庭生活：学习了一天之后的情话絮语；舒适的晚饭和新鲜、清淡的早餐；关于志向的交谈——他们不但关心自己的，也关心对方的志向，否则就没有意义了——互助和灵感；还有——恕我直率——晚上十一点钟吃的菜裹肉片和奶酪三明治。

可是没多久，艺术动摇了。即使没有人去摇动它，有时它自己也会动摇的。俗语说得好，坐吃山空，应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学费也没着落了。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表明可以为了艺术献身的无私奉献精神，前后呼应，使得文章的主题更加深化）。于是，德丽雅说，她得教授音乐，以免断炊。

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兜揽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啦。哟，那家人可真好。一位将军——爱·皮·品克奈将军的小姐，住在第七十一街。多么漂亮的房子，乔——你该看看那扇大门！我想就是你所说的拜占庭式。还有屋子里面！喔，乔，我从没见过那样豪华的摆设。”

“我的学生是他的女儿克蕾门蒂娜。我见了她就喜欢极啦。她是个柔弱的小东西——老是穿白的，态度又那么朴实可爱！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乔！每课五块钱。数目虽然不大，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就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去学习了。现在，别皱眉头啦，亲爱的，让我们好好吃一顿晚饭吧。”

“你倒不错，德丽，”乔说，一面用斧子和切肉刀在开一听青豆，“可是我怎么办呢？你认为我能让你忙着挣钱，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我以般范纽都·切利尼的骨头赌咒，决不能够！我想我可以卖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挣一两块钱回来。”

德丽雅走过来，勾住他的脖子。

“乔，亲爱的，你真傻。你一定得坚持学习。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事情。我一面教授，一面也能学一些。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块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斯脱先生（在这一段，作者通过语言描写，写出德丽雅在鼓励乔的时候，对音乐表现出的痴迷，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她面对生活时积极进取的态度）。”

“好吧，”乔说，一面去拿那只贝壳形的蓝菜碟，“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那不是艺术。你这样牺牲真了不起，真叫人佩服。”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德丽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乔说，“丁克尔答应我在他的橱窗里挂上两张。如果碰上一个合适的有钱的傻瓜，可能能卖掉一张。”

“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品克奈将军和这烤羊肉吧。”

下一个星期，拉雷毕夫妇每天一早就吃早饭。乔很起劲地要到中央公园里去，在晨光下画几张速写，七点钟的时候，德丽雅给了他早饭、拥抱、赞美、接吻之后，把他送出门。艺术是个迷人的情妇。他回家时，多半已是晚上七点钟了。

周末，愉快自豪、可是疲惫不堪的德丽雅，得意扬扬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扔在那八尺阔十尺长的公寓客厅里的八寸阔十寸长的桌子上。

“有时候，”她有些厌倦地说，“克蕾门蒂娜真叫我费劲。我想她大概练习得不充分，我得三番五次地教她。而且她老是浑身穿白，也叫人觉得单调。不过品克奈将军倒是一个顶可爱的老头儿！我希望你能认识他，乔，我和克蕾门蒂娜练钢琴的时候，他偶尔走进来——他是个鳏夫，你知道——站在那儿捋他的白胡子。‘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教得怎么样啦？’他老是这样问道（描写出克蕾门蒂娜是一个非常单调的人，而品克奈将军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我希望你能看到客厅里的护壁板，乔！还有那些阿斯特拉罕的呢子门帘。克蕾门蒂娜老是有点咳嗽。我希望她的身体比她的外表强健些。喔，我实在越来越喜欢她了，她多么温柔，多么有教养。品克奈将军的弟弟一度做过驻波利维亚的公使。”

接着，乔带着基督山伯爵的神气，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全是合法的纸币——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

“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

“别跟我开玩笑啦，”德丽雅说道，“不会是从庇奥利亚来

的吧！”

“确实是那儿来的。我希望你能见到他，德丽。一个胖子，围着羊毛围巾，嚼着一根翻管牙签。他在丁克尔的橱窗里看到了那幅画，起先还以为是座风车呢。他倒很气派，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它买下了。他另外预定了一幅——勒加黄那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乐课！呵，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坚持下去，真使我高兴，”德丽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三十三块钱！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可以花的钱。今晚我们买牡蛎吃（我们从这些语言描写中可以看出，德丽雅对生活充满热切的期望，她深信通过努力一定能取得想要的成功，但她不是一个对物质充满欲望的人，她只是对自己的梦想充满着渴望）。”

“加上炸嫩牛排和香菌，”乔说，“肉叉在哪儿？”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把手上许多似乎是黑色颜料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以后，德丽雅回来了，她的右手用绷带包成一团，简直不像样了。

“这是怎么搞的？”乔照例招呼了之后，问道。德丽雅笑了，可是笑得并不十分快活。

“克蕾门蒂娜，”她解释说，“上了课之后一定要吃奶酪面包。她真是个古怪的姑娘，下午五点钟还要吃奶酪面包。将军也在场，你该看看他奔去拿烘锅的样子，乔，好像家里没有用人似的，我知道克蕾门蒂娜身体不好，神经多么过敏。她浇奶酪的时候泼翻了许多，滚烫的，溅在我的手腕上，痛得要命，乔。那可爱的姑娘难过极了！还有品克奈将军！——乔，那老头儿差点要发狂了。他冲下楼去叫人——他们说是烧炉子的或是地下室里的什么

人——到药房里去买了一些油和别的东西来，替我包扎。现在倒不十分痛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那是涂了油的软纱。”德丽雅说，“喔，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只消问问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今天把他要的车站图取去了，他没有确定，可能还要一幅公园的景致和一幅哈得孙河的风景。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到手的，德丽？”

“大概是五点钟，”德丽雅可怜巴巴地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个时候烧好。你真该看到品克奈将军，乔，他——”

“先坐一会儿吧，德丽。”乔说，他把她拉到卧榻上，在她身边坐下，用胳膊围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德丽？”他问道。

她带着充满了爱情和固执的眼色熬了一两分钟，含含混混地说着品克奈将军，但终于垂下头，一边哭，一边说出实话来了（运用细节和心理描写，表现出德丽雅对乔克浓浓的爱，同时又体现出了德丽雅在面对现实时表现出的无奈）。

“我找不到学生，”她供认说，“我又不忍眼看你放弃你的课程，所以在第二十四街那家大洗衣作坊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我以为我把品克奈将军和克蕾门蒂娜两个人编造得很好呢，可不是吗，乔？今天下午，洗衣作坊里一个姑娘的热熨斗烫了我的手，我一路上就编出那个烘奶酪的故事。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乔？如果我不去做工，你也许不可能把你的画卖给那个庇奥利亚来

的人。”

“他不是从庇奥利亚来的。”乔慢慢吞吞地说。

“他打哪儿来都一样。你真行，乔——吻我吧，乔——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克蕾门蒂娜的音乐课呢？”

“到今晚为止，我始终没有起疑。”乔说，“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可是今天下午，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被熨斗烫了手的姑娘。两个星期以来，我就在那家洗衣作坊的炉子房烧火。”

“那你并没有——”

“我的庇奥利亚来的主顾，”乔说，“和品克奈将军都是同一艺术的产物——只是你不会管那门艺术叫作绘画或音乐罢了。”

他们两个都笑了，乔开口说：“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可是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别说下去啦，”她说——“只消说当你爱的时候（文章结尾总结全文，点明主题）。 ”

阅读鉴赏

当某一事物成为我们的爱好时，我们就会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文中一对追逐艺术的青年艺术家夫妇，离开家乡到纽约去深造，可是因为家庭贫困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妻子为了生计中断学琴去教音乐。然而丈夫不忍心让妻子一个人承担生活的重负，也停止了学画，改为“到中央公园去速写”，他一边画画，一边把画的成品出售掉。虽然两个人都中断了学业，但都没有离开艺术，生活似乎还是很美满的。但是一起偶然的故事使得事情的真相暴露出来。他们为了对方不放弃艺术而制造出一个美丽的谎言。严酷的生活使得他们都放弃了艺术，但是他们相互的爱却是感人至深的。欧·亨利以一种轻松、幽默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沉甸甸的故事，揭示了“爱”的伟大力量。



知识拓展

哈得孙河

1609年英国人亨利·哈德孙首先勘察此河。此河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是一条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河道。19世纪开凿三条运河（伊利运河、特拉华—哈得孙运河、尚普兰运河），使哈得孙河与大湖区、特拉华和圣劳伦斯河下游沟通，促进了中西部和纽约市的发展。下游各主要城镇早期靠捕鲸业繁荣起来，美国航空公司曾有一架客机坠入纽约哈得孙河，此河19世纪成为远洋船队基地。

包打听

名师导读

《包打听》是欧·亨利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之一。主要是写一些人经常出没于茶馆酒楼等人群聚集之地，留意别人闲谈中的信息，打听各种事情。

有两三件事我想弄明白。我才不管它神秘不神秘呢。因此，我开始去打听。

我花了两个星期才弄清楚女人的衣箱里装了些什么，接着又开始打听为什么床垫要用双层。这种正儿八经的询问一开始就遭到怀疑，因为听起来显得难以启齿。最后，我总算懂得了，床垫的双层结构设计是用来减轻理床女人的重量的。我真愚蠢透顶，还要继续追问，为什么不做成同样大小的呢？对此，我可吃了闭门羹（在这一段中，作者通过对“我”的心理描写，形象地刻画出了“我”对事情刨根问底的性格特征）。

出于求知的欲望，我急于要弄懂第三个问题，就是“包打听”的性格特征。在我的头脑里，他的形象简直模糊得不能再模糊了。弄清任何事情之前，我们总得先有个具体概念，哪怕是个想象的

概念也罢。现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有了一幅约翰·多伊的清晰画面，清晰得如同铭刻在钢板上一样。他的眼睛浅蓝，穿着棕色马甲和磨光了的黑色哗叽外套。他一直站在阳光下，口里嚼着东西，不停地用拇指把小刀反复地一开一合。如果能找到一个更高级一点的人，我敢肯定，他将是一位高大而苍白的人，袖口露出蓝色的护腕，他老坐在那儿擦皮鞋，伴着滚木球小巷的轰隆声，周围全是绿松石。

不过，当我在想象的画布上勾勒“包打听”时，画布又变成了一片空白。我设想，他有一种可以拆散的微笑（好似龇牙露齿的笑容），连接的袖口，就这个样儿。对此，我请教了一位新闻记者（既写出了“我”对“包打听”这个概念的模糊，以及这类人的神秘色彩；同时，也写出了但凡有一点疑问“我”都不肯放过的性格）。

“嗨，”他说，“‘包打听’介于流浪者和俱乐部成员之间，不完全是——呵，他适合出席菲什先生的招待会和私人拳击赛之间的场合。他不——呵，他既不属于莲花俱乐部，也不属于杰里·麦盖根马口铁工人学徒左钩杂烩协会。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确切地描述他。哪里有事发生，你就会在哪里见到他。是的，他是一种类型的人。每天傍晚，他穿得整整齐齐，熟悉内情，对城里的警察和侍者直呼其名。不，他从不伴随氢化物旅行。通常情况下，你只见他独自一人，或者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这位记者朋友离我而去，我到野外闲逛。这时候，丽都街的三千一百二十六颗电灯泡亮了。人们拥挤过去，但没能挡住我向前。妓女的眼光刺在我身上，对我毫无损伤。就餐人、城市守护神、售货女郎、骗子、乞丐、演员、强盗、百万富翁和外地人，从我身边匆匆而过，忙忙慌慌：有的闲逛，有的鬼鬼祟祟，有的昂首阔步，有的急转而去，可我并没有留意他们。我熟知他们，早已

明察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一直在服务啊！我要找的是“包打听”。

（形形色色的人都与我无关，而我要找的只是“包打听”）。他是一种类型。不找到他将会成为一大过失——一种活版印刷——但是，不！让我们继续吧。

我们以道德方面的题外话继续下去吧。目睹一家老小阅读星期天的报纸令人感到由衷的喜悦，各版分头阅读。爸爸正热切地审视那页印着年轻太太在开着的窗口做操的照片，向前弓着身子——但，那儿，你看！妈妈正兴味十足地竭力猜准填字游戏 New York 中的字母。年纪最大的女儿们正急不可待地仔细阅读金融报道，因为上星期晚上某个年轻小伙子说他曾搭乘 Q., X.. 和 Z. 威利航班飞机，而正在纽约上公立学校的十八岁的儿子却聚精会神于每周一篇讲述如何改制旧衬衫的文章，因为他希望在毕业典礼那天获得缝纫奖。

祖母把喜剧副刊握了整整两个小时。这幅画面是用来消除疑虑的，因为几行故事一滑而过，使你称心如意。它给人增添一种烈性饮料（故事称心如意，但只是消除人的疑虑）。

我进了一家咖啡馆——正在调制饮料时，有个人抓起你刚放下的苏格兰威士忌的热汤匙。我问他是怎样理解“包打听”这个俗语、名称、描述、称谓、刻画或称号的。

“嗨，”他小心地说，“他是个飞行员，惯于通宵达旦的攻击——明白吗？他是你在平顶脊之间的任何地方都难于碰上的性情激烈的赌徒——懂吗？我估计就这个意思。”

我谢过他，离开了。

在人行道上，一位募捐少女对着我的马甲兜轻轻摇着募捐盒。

“你是否乐意告诉我，每天你募捐的时候可否遇到过通常称

为‘包打听’的一类人呢？”

“我想，我懂得你指的是什么人，”她微笑着答道，“我夜复一夜地在同一场合见着他们。他们是魔鬼的卫士，假如任何军队的士兵都像他们那么忠心耿耿的话，他们的长官就被服侍得周到极了。我们在他们中间募捐，花几分钱把他们的邪恶变成为上帝服务。”

她又摇了摇盒子，我投进了一块银币。

在一个灯光闪耀的旅馆前，我的一位批评家朋友正走下马车。他显得那么悠闲自在，于是，我又问了他。正如我确信的那样，他认认真真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的批评家朋友认真回答了我的问题）。

“在纽约，有‘包打听’一类人，”他答道，“我十分熟悉这个俗语，但我想以前还没有人叫我对此下个定义。要指出确切的标本也很困难。我毫不考虑地说，这类人有种特殊的纽约病的绝症，还缺乏了解。每天早晨六点钟，他的活便伴随生活开始了。他刻板地按习惯穿着，按礼仪行事，但把鼻子伸进与他毫无干系的事情里面，他甚至可以给香猫或寒鸦出谋划策。这种人在城里一直追逐豪放不羁的生活，从设在地下室的酒吧或饭店到屋顶花园，从赫克托大街到哈莱姆区，而且，你在城里根本找不到一个地方没有他们用小刀切割着意大利式的细面条。你的‘包打听’就干这个。他总是追踪新奇事物，好奇，厚颜无耻，无所不在。双轮双座马车是专为他造的，抽金牌雪茄，正餐时诅咒音乐。他得不到多少人支持，但有关他的谣传却遍城皆是。

“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十分高兴。我已经感到这种夜间活动的害群之马对城市所产生的影响，但以前从未想到过要去分析。现在，我知道你的‘包打听’早该归类了（“我”似乎已经明白“包打听”的含义）。紧跟着他的是酒贩子和服装模特儿。他邀请乐队为他弹奏